

## 《站台》：火車向著韶山跑，青春長伴時光去

---

正當那班文工團團員跑到橋上，向著那火車歡呼吶喊的時候，那些好像滿足了什麼，但同時又祈盼著什麼的神情，是多麼的吸引。就是那個讓人驚喜萬分的年代，把站台上的每一個人，都牢牢的把他們的目光給凝住了，動不了。不想動，因為那些人生的經歷，似乎逐漸的成為過去，成為歷史，成為回憶，幻化為火車的鳴聲和煙塵，徘徊於一個沒有火車的站台上。

靜靜的鏡頭，帶著我走進一個不屬於我的年代，本應感到陌生，但我的心情，卻又彷彿和站台上的人一樣，目光被吸引去了。四個年青人的青春，就在汾陽的這一個小鎮裡，寫下一頁頁教人悲喜交集的心情。回頭看看自己的命運，再看看那輛曾載過自己出去燃燒青春的火車，它也悄悄的遠去了。賈樟柯選擇了那個年代，因為是他人生最重要而且也是中國一個初次走向開放的時期，那些變化，那些體會，那些激盪，都在這一個站台上慢慢細訴。

我非常喜歡這一部片子。喜歡她既慢又長的鏡頭，喜歡她的調子和步伐，喜歡她敘事的觸角，喜歡她的人物和環境，還有，那些讓人會心微笑和感動的流行歌曲。是的，我們身處在其中，往往不會意識到它的影響會是如此龐大，等到時代飛逝，再想想看，那些原來毫不起眼的日子，是多麼重要，多麼實在，多麼懷念。

「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，感覺每個平淡的生命的喜悅或沉重。」--- 賈樟柯

所以，無論是鏡頭調子步伐故事人物環境，我都看到生命正在變化。縱使平淡，縱使無奇，那些卻是實實在在的。就是那種實在的感覺，我為之動容。

他們對城市的嚮往，對新事物的好奇，對潮流的追求，都有著一種令人神往的衝勁。思想比較舊的長輩也會因此而有所不滿，流露出一貫堅持傳統的責備。年青嘛，也會有一套自我的理論，因為他們的青春是不容許被束縛，要自主，要嘗試。隻身走到異地表演，以為一切自由自在，可是卻從表弟身上感受到生活的堅持。五塊錢也許不算什麼，可是那份心意卻感動萬分。「叫她專心考上大學，不要再回這條村來」，然後又匆匆忙忙的走回礦場繼續那勞碌的生活。想起他對姐姐的愛護，想起他的生活，想起他的沉默，想起他帽子裡頭的夢中情人，想起他和崔明亮蹲在山坡上看著遠方的那片寂靜.....他，又在想什麼？

漂泊的生命旅程，在他們最光輝的時光中印下一條深刻的路痕。情愛的糾纏就在這路途上蓋上一層雪白的霜。「你說的都沒錯，錯在哪兒你知嗎？.....你說得太晚了。」坐在車子上回望，那份說不出的心情，忐忑不安，車子離去了，她，也愈來愈遠了。輾轉之間，在那一片荒涼之地停下來，點起那團熊熊烈火，在漆黑中，在心中，燃燒著。「長長的站台，漫長的等待；我的心在等待，永遠在等待。」

回到家鄉，心情依然是那模樣。一家人也很久沒有出來吃飯了，於是，在一間簡陋的餐館吃了一

餐。掏出十塊錢來，把表弟的心意加倍，希望她要好好讀書考上大學。到了繼續上路，繼續那漂泊生活的時候，鐘萍卻突然一走了之。好友失戀了，而且是莫名其妙的，找不著，也就只有痛心的發洩。崔明亮深感同情，可是自己又能好過他多少？屋內奏著蘇芮的《是否》，他模模糊糊的哼著歌，點著煙，細聽那一句「是否這次我已真的離開你」的時候，她，在做什麼？

也許是巧合，也許是天意，在那邊廂的收音機裡，也播放著這一首動人的歌。尹瑞娟一邊收拾文件，一邊細心的聽著，可是手腳卻不由自主的動起來。跟著歌聲，跟著旋律，往日的舞步，昔日的舞姿，在這一個靜靜的長鏡頭下，盡情的把心中的抑鬱宣洩出來。

這一幕，這一首歌，這一支舞，我沒法忘記。

多少次的寂寞掙扎在心頭  
只為挽回我將遠去的腳步  
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淚水  
只是為了告訴我自己我不在乎

是否這次我已真的離開你  
是否淚水已乾不再流  
是否應驗了我曾說的那句話  
情到深處人孤獨

然後，就是兩個沒有交流的孤獨鏡頭。尹瑞娟騎著電單車在後面默默的跟著，崔明亮坐在貨車上向後凝望著。他們都好像在等待著什麼，期待著什麼，也記掛著什麼，也捨不得什麼.....

直到曲終了，人，也散了。

然而，青春的進程卻又阻不住剎那間的感慨。那些時候，是沒有什麼後悔不後悔的。既然豁了出去，就不如認命，繼續為文工團延續它的使命，繼續為表演而努力綵排，希望可以多找點生意，多賺點錢，好等將來好過點。閒時一起狂歡一下，投入音樂與舞動之中，忘記生活的煩憂。只是，煩憂始終存在，也始終躲不過。到最後，文工團只有解散。回到家鄉，自己也估不到以前在圍牆上向車子擲石的他，現在竟然成為了車子上被擲的一群。漂泊的生活似乎暫告一段落，而自己的青春也即將寫下最後一頁。

不知不覺間，我們原來已經改變了。有些東西，總要來個了結，重新開始。張軍那一頭長長的頭髮也是時候剪掉，踏上人生的另一段旅程。崔明亮和尹瑞娟又再次成為了朋友，縱使各有各的生活，縱使已經沒有了以前的那種感覺，但那份建立於青春的友誼，是始終不會那麼容易遺失掉的。父親在外面自己生活，很久沒有回家來看他們，心感不快，加上不忍心看見母親如此傷心，決意走到父親的店舖，希望他有時間就多點回家看看，因為，家，只有一個。

同樣，青春，也只有一次而已。

就是這樣的一個成長故事，沒有激盪的劇情，也沒有驚人的結局，而且那可能是你我曾經經歷過的片片回憶。回憶之中也許沒有文工團，也許沒有唱過《火車向著韶山跑》，也許沒有這樣的漂泊，沒有這樣的失去過，沒有這樣的遭遇，也許，也應該不會，家鄉的牆上沒有「打死賈樟柯」的塗鴉。只是，我們都有著一個屬於自己的年代。一個值得懷念的年代。就這樣，把我們融化在一起，沉醉於當中的酸澀，浸淫於時間的洗滌，細味著人生的淡淡變化，感受著成長的喜怒哀樂。

片末，尹端娟抱著兒子耍樂之際，那個熱水煲發出了聲響，這些聲音，就好像火車的鳴聲一樣長鳴著。火車即將出發，而我們也只有在這站台上默默看著它離去。那個站台，已經不再屬於我們的了。

潘字頭

2003.3.26

潘字頭 个人全集

<http://www.arnopoon.com>